



一本杂志复刊为何引发集体怀念

阅读观

王钟的

《西游记》里的沙僧本名叫什么？听到这个问题，很多人大概都会愣上一会儿。人们早就习惯叫他“沙和尚”，也记得唐僧为他取的法号“沙悟净”，可若问起他原本的名字——没有，真的没有。

用喜剧综艺《喜人奇妙夜》的调侃来说，在唐僧西天取经的3位徒弟中，沙僧连自己的专属BGM（背景音乐）都没有。曾是天庭“卷帘大将”的他，存在感不及昔日同僚、身为“天蓬元帅”的二师兄。《西游记》原文里，“孙悟空”这个名字是菩提祖师起的，后来才被当成法号，猪八戒“俗名唤作猪刚鬣”，唯独沙僧从头到尾没留下一个本名。

作为一部带着“公路旅行”特质的小说，《西游记》登场人物无数，沙僧是核心三徒弟之一，地位毋庸置疑。可读者对他的印象，始终是模糊的。提起他，最先浮现在眼前的，多半是86版电视剧片尾曲《敢问路在何方》“你挑着担”的经典画面；再往深处，或许就是大师兄与二师兄拌嘴时，那个忙着说和的“和事佬”。

在文学作品的谋篇布局里，作者对配角用笔墨本无可厚非，若配角戏份过盛，反倒会喧宾夺主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配角就该失去让人好奇、让人亲近的魅力。“主角光环”之外，配角的故事往往藏着更细腻的温度，同样引人入胜。

配角只是配角吗？如今，发现“配角的光芒”，已然成为文学解读与二次创作的一股潮流。

最近热映的动画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，就把配角的故事写得格外精彩。影片中，假冒孙悟空的妖怪是只极度内向的大猩猩，整部片子没几句完整台词；反倒是假冒沙僧的黄鼠狼精，是个十足的“话唠”。

为了贴合沙僧“沉默寡言”的形象，黄鼠狼精不得不用磨刀石克制自己想说话的欲望。这样的设定，多像现实里的我们？为了适应环境，不得不磨平棱角、藏起个性，学着做个“不显眼”的人。

即便如此，当大非摆在面前时，黄鼠狼精仍能守住底线：“我从来没想过吃唐僧肉。”这份坚守，让这个“冒牌沙僧”瞬间有了灵魂。

其实，抛开原著的二创，《西游记》原著对沙僧的刻画，本就藏着“有血有肉”的细节。最初，他因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琉璃盏被贬，受此无妄之灾，难怪在下界之后，沙僧成了三徒弟中唯一明确有“吃人”劣迹的——还先后吃掉9个取经人。

但是，只要获得公平的机会，沙僧便愿意收起戾气。走上取经路后，他“放下屠刀、改邪归正”的意志，比谁都坚定。遇到困难时，孙悟空曾回花果山当山大王，猪八戒也多次动过回高老庄的念头，唯独沙僧很少说自己准备回流沙河当妖怪。在调节师徒矛盾时，“老沙”并非总是和稀泥，至少有一次因为他的苦劝，唐僧才放弃了对悟空念紧箍咒。

有时候，“主角光环”太过耀眼，像开了“金手指”般一路顺风，反而会读得让人忍不住将目光投向配角，哪怕配角并不完美，甚至带着明显的缺陷。人们常说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”，可反过来想，“可恨之人亦有可怜之处”，在很多配角身上，这句活格外贴切。

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欧阳克是个反派的配角。他口口声声说爱慕黄蓉，却用百般折辱的方式待她，一言一行看不到半点尊重；落得双腿残废的下场后，他仍不知收敛，最终因戏辱穆念慈被杨康刺死，可谓自作自受。

这样的人，本应让人厌恶。但细究欧阳克的过往便会发现，他的“油腻”与“乖张”，藏着太多“性格即命运”的悲剧：幼年丧母，欧阳锋对他过分宠溺却不懂引导，周围人又都因忌惮欧阳锋而一味吹捧。

在改编自《射雕英雄传》的电视剧《铁血丹心》里，这段经历被着重刻画，也让观众忽然明白：欧阳克的种种不堪举止，多半要归咎于彻底失败的家庭教育。

配角们或多或少都带着缺陷，可正因为这些缺陷，他们才不像遥不可及的“英雄”，更像我们身边的人，甚至像某个时刻的自己——会犯错，会挣扎，却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守着自己的一点坚持。

马伯庸《三国配角演义》的前言里写道：“三国并不是只有主角，还有许多配角和小人物。他们的故事同样精彩，只不过被埋于历史的夹缝中，不为人知罢了。”马援、杨洪、简雍等一闪而过的配角，在他的笔下，都撕下了“工具人”的标签，有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比如，人人都知道“诸葛亮挥泪斩马谡”，可马谡是谁？除了“失街亭”，他还做过什么？多数人并不在意，仿佛他生来就是个必须被问斩的工具人。可翻开《三国志》就会发现，关于马谡的结局，就有“处死”“被中死”“逃亡”3种不同记载。

马伯庸便以此为契机，在小说里将马谡塑造造成权力斗争的牺牲品，还为他续写了“假死脱身，化名郭循复仇”的高光时刻。

类似二创让读者看到，配角的人生，也能有这样跌宕起伏的可能。

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，若能发现“配角的光芒”，或许才算真正读懂了更真实的世界；没有谁永远是别人故事里的配角，只要认真生活，每个人都能做自己人生的“主角”。

跳出「主角光环」，发现「配角的光芒」



受访者供图



受访者供图



苏晓晓给网友的旧杂志和祝福便签。

受访者供图

苏比努尔珍藏的旧杂志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
记者 郭韶明
实习生 张清源 杨亦君

从2023年休刊至今已有一年的国漫著名刊物《知音漫客》在8月14日晚宣布，《知音漫客》全新升级版暨19周年纪念刊将在8月16日正式上市开售。当天，余芝然在微博抢购到了“有爱版双亲签”纪念刊。“微博只上了200本，很短的时间就卖完了。”余芝然说。

漫画如《知音漫客》《飒漫画》，青少年成长故事如《意林·小小姐》《男生女生》，还有《儿童文学》《小哥白尼》等专注于文学或科学某一领域的杂志，有的停刊，有的还在生长。在90后和00后的讨论中，一本杂志像一面魔法镜子，小时候，我们在其中设想20年后的自己，现在，大家又透过它与童年重逢。

杂志凝聚快乐梦想与友谊

余芝然26岁，从小喜欢画画，六年级时，朋友推荐她看了《知音漫客》和《飒漫画》。在此之前她也看漫画，但只看单行本，漫画杂志刊登连载漫画，还有读者、编辑部、作者三方的交流互动，这种动态感深深吸引了她。

“当时最喜欢的一个作品，女主和我一样大，画功比较弱但非常想当漫画家，漫画讲了她和她的朋友们还有师傅一起努力的故事。我当时在课外班画室里也有几个好朋友，那种氛围让我们觉得很有共鸣。”余芝然回忆。

她给漫画杂志投过稿，还被《飒漫画》选登，获得了当期一本样刊，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刻之一。“当时起了一个尴尬到脚趾抠地的昵称，现在想起来很不好意思，但还是很骄傲。”

受到鼓励后，余芝然开始更努力地画画，她给朋友、班里同学画漫画，还在百度贴吧连载。她把想当漫画家的愿望写在日记里，经常对朋友们说：“以后我们的孩子就能在杂志上看到我的连载哦。”

22岁的苏比努尔初中时经常在书店看到《意林》《青年文摘》等杂志，就会买几本和同学分享。杂志对苏比而言是一种启蒙，其内容多涉及生活哲理、情感疏导，是承载青春回忆的朋友，在不同阶段给予她力量。

高中时，苏比努尔常看《哲思》杂志，自我纾解学业压力。杂志中高中生为考大学努力的情节给她动力，大学里的故事让她憧憬。在苏比努尔的记忆中，高中同桌文笔好，喜欢杂杂志，梦想向杂志投稿，虽因学业压力未实现，但她当时非常欣赏同桌的梦想。

今年4月的彭梦婷初中时通过住校同学接触到《意林·小小姐》，漂亮的杂志封面吸引了她们，两人通过讨论杂志内容成为朋友。因为自己走读，彭梦婷就会帮忙“代购”杂志。中考后两人进

人不同高中，联系逐渐减少，但高考后见面，仍会聊起《意林·小小姐》。

彭梦婷表示，《意林·小小姐》与常见杂志不同，不侧重社会新闻、热点或风景，而是贴近“真相关”，关注学生的小烦恼（如暑假安排、家人不理解爱好等）。杂志也包含新颖知识、手工教程，以及杂志社编辑的人生故事分享，能让读者从中展望未来。

陪伴或退场我都感谢你

余芝然后来真的选择艺考并读了美院。“逐渐发现现实与理想有差距，艺考集训很苦，漫画绘制很累，底层的画师和画师助理辛苦又清贫，生活有很多需要忍耐克服的地方。”

余芝然某一天忽然发现，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大家不看漫画杂志了”。余芝然转而在一个漫画网站上投稿了几个月，赚了一些钱。“虽然依旧辛苦，但因为反响不错，让我再次审视自己曾经的理想和未来。”

最终，余芝然选择了小学美术老师的工作。“我在教他们绘画基本技能和知识的同时，也会鼓励大家发挥想象力，用画笔抒发自己的感受，讲自己想讲的故事。”同时，余芝然并没有放弃漫画，她在小红书上画简笔画记录生活，许多学生就是她的读者，她还会收到一些学生的来信，感谢她曾经的陪伴。

对于彭梦婷，杂志也在影响她的人生。传统家庭教育常常要求女孩顺从家庭和他人，但《意林·小小姐》等杂志让她认识到，每个人都应拥有独立见解，勇敢探索世界；《环球人物》等杂志则通过报道全球事件，如各地节日、灾难等，让她在高中时的紧张中意识到世界之大与人类生活、命运的力量；杂志积累的勇气让她在选专业时，主动与家人深入沟通并说服他们，最终选择了与家人期待不同的专业，坚定自我。

在21岁的苏晓晓看来，《意林·小小姐》是童年的白月光，爸妈工作很忙，我的性格内向没什么朋友，在书里既可以找到共鸣，也能看到更大的世界，在价值观上引导人向上向善。

10多年后，苏晓晓依然对一些文章印象深刻。在其中一篇故事里，平凡的女主不断变自信，摆脱一个名字和自己很像的同学的光环，还挑战自我参加校运会1500米长跑。苏晓晓与女主经历十分相似，“尤其是文中描写她训练的場景非常打动我。那时我想，也许我也可以像她一样，做个勇敢的女孩。”

上了初中，在全新的环境中，我努力踏出舒适圈，突破自我，从没什么存在感的女生成长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除了读者，曾经的编辑也在咀嚼着这些特殊珍贵的经历。80后李乐是一个中小學生作文杂志的编辑，当年她公开了自己的QQ，编辑部也经常有附近的中小學生来组织参观，她和当年的小读者一直在联系。“他们会告诉我，后来又参加了什么作文比赛，在什么活动见到了小时候喜欢过的作家，还有成绩很好的学生去北大、复旦读中文系了，这也曾经是梦想。”李乐说。

面对杂志命运的感受思考

“听到《知音漫客》复刊消息时确

实不只是高兴。”余芝然坦诚道，“网上讨论也很多，比如许多精彩的连载都完结了，一些经典作品拖拉太长，剧情质量下降，很多人会质疑纸媒即使复刊还能存活多久，会不会是‘想捞一笔就走’。”但是余芝然的态度是，“不管怎样想要宴请一下年少时的自己，后面会持续关注再看看”。

彭梦婷2021年得知《意林·小小姐》停刊，感到很恍惚：“虽察觉读者减少，却没预料到会这么快从市面上消失。”她觉得旧杂志是“打开回忆的钥匙”，能唤起当时的经历和心情。她也曾在微博求助，通过杂志官方号找到了一篇旧文。她重读文章并抄写，发现自己的感受与小时候有了差别，“初二觉得两个主人公最终分开的结局不好，现在觉得分开符合当时人物的成长逻辑”。

被《意林·小小姐》陪伴过的苏晓晓已经运营“小MM回忆屋”“蝴蝶蝶分享”两个小红书账号很长时间，在小红书看到编辑部解散，《意林·小小姐》停刊的消息，刚好也看到有些朋友在找文章，于是她开始在这两个账号上分享以前的文章。

“分享的是扫描杂志的电子版，我会先挑选自己看过的印象深刻的文章，也会有些朋友给我留言指名寻找，还有朋友特别喜欢你某个作者。重新阅读时相比小时候会有更多的感悟，因为现在的认知有所提升，眼界也更广了，还会思考当初的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受，以及对后来的自己产生某种影响。”苏晓晓说。

苏晓晓看到，大家的留言主要有几类：惊喜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怀念《意林·小小姐》；找文、找作者、找画

师、找编辑；感谢她和其他网友在小红书上坚持分享，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；还有讨论文章内容，作者文笔、画师风格、编辑趣事，回忆童年。“很多新的朋友关注我，我很高兴能认识那么多多位相似的朋友，大家一起重读文章，分享感受，体验很奇妙”。

杂志停刊对00后的林里来说，是“一个时代的终结”。一本古风文学杂志停刊那天，她还和朋友回忆往事——在高中时的体育课上，她拿着那本杂志在看古风短篇小说。恰巧朋友也看过，但没看懂，她就一边看一边给朋友讲解故事情节。

林里表示，曾经杂志扩展了她的眼界和思维，让她了解到世界的多样性，看到不同的生活，杂志像“成长空白的填补者”，与当下短视频的“算法被动投喂”不同，当时通过杂志获取信息是“主动探索”；而旧杂志更是心灵的慰藉，能唤起童年记忆。

浙江的钱晶不久前在北京报刊亭看到了《读者》《故事会》等杂志，很激动。“在上海工作，感觉报刊亭已经消失很久了，我也以为这些杂志都停产停刊了，没想到还在继续发行。”已为人母的钱晶如今还会给孩子们订一些杂志，“有的比较功利，想让他们学习阅读或者写作，《故事会》的作用就是让人轻松去读各种故事。”钱晶说。

彭梦婷希望如今的杂志能够转型成电子刊物（如微信公众号）等形式，精准定位读者，围绕读者的生活困难、担忧等问题，分享独到见解，为他们打开看世界、看多样生活的窗口，吸引更多读者，持续发展。

（受访者要求：林里、苏晓晓、李乐为化名）

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

刘金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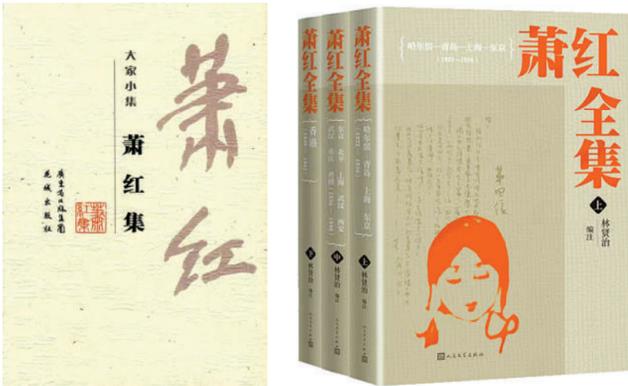
夏夜，我翻开泛黄的《东北作家近作集》，这是一本1936年出版的文学作品集，辑录彼时东北作家的重要抗战作品，纸页间飘落了儿片干枯的枫叶标本，叶脉里仿佛还流淌着松花江的水声。这是20年前在哈尔滨道外旧书摊购得的，书版是个清瘦健朗的老人，他说：“写书的这些人哪，都是从咱们黑土地走出去的。”我手指在书的封面摩挲，八个名字在台灯下泛着微光：罗烽、宇飞、穆木天、舒群、白朗、陈凝秋、李辉英、黑丁。他们像八颗耀眼的星斗，在1936年的上海夜空突然亮起，由此人们才惊觉，东北早已孕育出一簇璀璨的文学星群。

1934年深秋，哈尔滨中央大街的俄式面包房飘出大列巴的焦香。萧红裹紧破旧的毛呢大衣，数着口袋里最后的几个铜板。她和萧军刚自费出版《跋涉》，这本浸透血泪的小说此刻正被日伪警察粗暴扔进松花江。江面漂浮的纸页像垂死的白鸽，墨迹在冰水中渐渐洇开。

“登上岸，我们走罢。”萧红咳嗽着说。他们立即往大连的火车。站台上送行的舒群将萧军手里塞了张纸条：“祖国在关内。”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是座奇特的殖民城市，白俄流亡者在这里开设咖啡馆，犹太商人经营着毛皮生意，日本宪兵队的皮靴踏碎马迭尔宾馆的爵士乐。在这样的夹缝中，一群东北青年在道里西十五道街的“牵牛坊”秘密聚会。这栋爬满蓝色牵牛花的俄式木屋，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一个聚集地。金剑啸在这里朗诵新写的长诗，罗烽带来刚刻好的版面。萧红坐在角落里安静地记笔记。窗外是1933年的飞雪，屋里炉火映红这群年轻人的脸庞，他们创办的《夜哨》周刊像一枚埋进雪地里的手榴弹。

流亡是东北作家最沉重的行囊。当萧军在大连码头被迫承认“我是满洲人”

文学抗战：东北作家群的值守



作者供图

作者供图

时，喉结痛苦地呜咽与滚动；而当青岛的海岸线渐渐浮现时，他不禁与萧红同声呼喊：“啊！祖国！”这种撕裂感在作品中化为双重空间：端木蕻良笔下科尔沁草原的落日与上海租界的霓虹交替闪现；骆宾基《边陲线上》的雪原篝火与都市咖啡馆形成奇妙的蒙太奇。故乡成为永远回不去的坐标，而“祖国”则是流动的精神原乡。舒群在《没有祖国的孩子》里写朝鲜少年果里的眼泪，何尝不是他们自己的泪水？这些被迫离开黑土地上的作家，在文学中完成了对故乡的思念与招魂。

金剑啸是留在黑土地上的那顆倔强的星。1936年6月，这位能诗善画的地下党员被押赴齐齐哈尔郊外的刑场。他要求弹奏最后一曲钢琴，指尖在虚空中弹出《国际歌》的旋律。枪响前他忽然仰天大笑，吓得刽子手差点走火。这位东北作家群中的第一个殉道者，用生命完成了最壮烈的作品。他留下的长诗《兴安岭的风雪》，后来被战友藏在掏空的树洞里，抗战胜利后才重见天日。

如今哈尔滨道里区西十五道街立着

他们早已将笔触伸向民族最深的伤口。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老邮局墙上，至今还残留着斑驳的俄文标语。白朗在《伊瓦鲁河畔》中描写混血姑娘娜塔莎，这个会说5种语言的角色隐喻着东北文化的多元性。东北作家群的语言像冻土层下的暗河，混合着山东方言、俄语词汇和满族谚语。萧红写“黄鼠愿意开一个谎花，就开一个谎花”，这样奇特的表达让南方编辑直摇头。正是这种语言上的“不驯”，成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学肌理。

我曾在吉林省舒兰市寻访过舒群故居，那间低矮的草房梁上悬着个铁皮罐头盒，向导说这是当年舒群藏手稿的“保险箱”。1934年他在青岛被捕时，日寇搜遍全身只找到半截铅笔和几页皱巴巴的纸，上面写着：“祖国不是地理概念，是长在脊梁上的骨头。”这种将政治诉求转化为诗性表达的能力，是东北作家群的特质。他们的文字像黑土地上的红高粱，根系扎在苦难深处，穗头却向着太阳燃烧。2018年冬，我在呼兰河畔遇到个奇怪的老人。他每天清晨都往结冰的河面撒小米，说是在喂萧红笔下的那些冤魂。“你看不见，可冤魂都在呢。”他踩着脚上的积雪对我说，这种集体记忆的民间保存方式令人动容。

在东北，文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摆设，而是融进血脉的生存方式。齐齐哈尔的出租车司机跟你聊端木蕻良，佳木斯的小饭馆贴着萧军的名言，这种作家与土地的亲密关系，在当代中国实属罕见。长春某高校文学院的问卷调查显示，85%的东北学生认为“东北作家群是地域文化的基因库”。他们作品中东梨的滋味、火墙的温度、乌拉草的韧性，构成了独特的文化DNA。

当代东北作家迟子建写《乌鸢白雪》，班宇写《冬泳》，其实都在接通那个文学传统。在沈阳1905文化创意园，有个以“牵牛坊”命名的书店，每周举办的

朗读会上，年轻人仍会诵读《生死场》的片段。那些发黄的词句在暖气充足的室内复苏，呵出的白气模糊了时空界限。

2023年在哈尔滨举办的“东北文学研讨会”上，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“文学抵抗”的话题。有学者指出，东北作家群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抵抗是双重的：既对抗外族侵略，又对抗文化殖民。他们用中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宣言——在伪满洲国推行日语的年代，萧红坚持用东北方言写作《呼兰河传》，那些“蔫巴”“忽悠”“踉跄”等土词，成了最温柔的武器。这种语言自觉，对当下方言写作仍有启示。

最令我震撼的是，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《夜哨》的合订本。泛黄的报纸上，金剑啸的版面插图依然清晰：一株被雷劈过的老榆树，断茬处抽出新枝。这恰似东北作家群的命运写照——他们的肉体可能消亡，作品可能绝版，但那种刚健的精神仍在生长。在佳木斯大学文学院的墙上，刻着萧军的话：“文学是咬紧牙关的活计。”每次经过，我都要伸手摸摸那些凸起的笔画，像是触摸黑土地隆起的血管。

在沈阳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的出口处，有面特殊的墙，上面镌刻着东北作家群的全部作品名。触摸那些凹凸的字样，能感受到某种震颤，仿佛20世纪30年代排字工人手上的铅字还在发烫。这些名字或许不再闪耀于文学史的星空，但他们划过的轨迹永远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大气层。

某个雪夜，我站在哈尔滨松花江铁路桥头。这座1901年修建的老桥，当年承载过多少流亡作家的沉重步履。此刻江风如刀，对岸的霓虹倒映在冰面上，碎成一片彩色的琉璃。忽然想起舒群《老兵》里的句子：“我们像大豆似的被撒在黑土地上，迟早会发芽。”此刻，我分明听见冰层下有无数细碎的爆裂声——那是80年前人们的文学心跳。

（作者系哈尔滨知名文史学者、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）

如今哈尔滨道里区西十五道街立着块小小的纪念碑，过路人常把新采的野花放在碑前。萧红《生死场》里的麦田将有惊人的文学张力。金枝被日本兵强暴的那片麦地，麦穗竟在月光下疯狂生长，缠绕她的四肢。这种超现实主义笔法让胡风惊叹：“这是饥饿者的魔幻现实主义！”东北作家群笔下的乡土不是牧歌式的，而是饱含血泪的图腾。端木蕻良描写鸛鹭湖的泥沼会突然吞没抗日战士，罗烽写呼兰河的冰层下沉着累累白骨。这些充满痛感的意象，构成了东北文学独特的残酷美学。

在沈阳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里，陈列着罗烽《第七个坑》的原稿。1931年9月18日后的沈阳，日本兵强迫中国百姓自掘坟坑。罗烽用钢笔尖蘸着血泪写道：“第七个坑里的老人突然抓住铁锹，他凹陷的眼窝里燃着磷火……”原稿上有多处泪渍晕开的痕迹，像无声的弹孔。这种直面暴行的勇气，让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带有青铜器般的粗砺质感。

当关内作家还在描写市井风情时，